

懷舊記憶與我城書寫

——回歸以來澳門文學發展的新趨向

Nostalgic Memory and Writing in our City: The New Trend of Macao Literature Development Since the Handover

張堂錡

ZHANG Tang - qi

(台灣政治大學,台灣台北 11605)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11605)

[摘要]文學作品中觸及澳門回歸後的生活與內心感受的作品,可稱之為“回歸書寫”。“回歸書寫”可以說是澳門文學新世紀以來一個深具特色的主題。在新世紀以來的“回歸書寫”中,因為賭權開放導致的社會面貌巨變,使澳門文壇湧現了許多“懷舊記憶”的題材,並在頻頻回顧中展開對城市未來想像的“我城書寫”。這兩個澳門文學寫作的新趨向,共同建構出新世紀以來澳門文學最具特色的審美格局與文化魅力。

[关键词]澳門文學;回歸書寫;懷舊記憶;我城意識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0597(2017)04 - 0048 - 07

DOI: 10.16161/j.issn.1008-0597.2017.04.009

一、前言

和香港、台灣的殖民史相比,澳門的殖民史最為久遠。16世紀明嘉靖年間,葡萄牙人進入澳門,由自治管理到逐步佔領,雖然中國仍對澳門具有主權,但澳門事實上一直受到葡國的控制和管治。1887年3月,中葡簽署《中葡里斯本草約》,12月簽訂《和好通商條約》,並於1888年4月在天津換文,其中第2款對《中葡里斯本草約》予以承認,從而確認“葡國永駐管理澳門”的權利,至此澳門喪失主權,正式淪為殖民地有一百多年。1987年,《中葡聯合聲明》簽署,澳門進入過渡期,最終在20世紀落幕之前主權回歸,開啟了澳門史冊嶄新的一頁。

在擺脫了葡萄牙殖民管治的尷尬地位後,憑著經濟的迅速發展,由一個地區性的小城,一躍而為國際性特色城市,大幅改變的城市面貌,深深衝擊著澳門的生活形態與社會文化。當2002年澳門賭業開放之際,有一群年輕學者、作家與教師開始為澳門的“鄉土

教育”奔走。散文作家王禎寶著手於澳門兒童的美學教育紮根工作,澳門理工學院教授林發欽則感慨地指出“鄉土教育就是要年輕一代,對本地產生歸屬感,有認同感。”他發出呼籲“香港是一座文明城市,那澳門是什麼?澳門應該是一座‘文化城市’,而文化要先瞭解歷史!”^[1]這股回歸本土的啟蒙思潮,影響所及,澳門文學也開始較深刻地呈現澳門本土意識,試圖透過處理歷史素材與社會現實來建構他們心目中的澳門形象,這類作品開始多起來,而澳門形象就在這些作品中被重新賦予了新的意義與面貌。文學作品中觸及澳門回歸後的生活與內心感受的作品,可稱之為“回歸書寫”。“回歸書寫”可以說是澳門文學新世紀以來一個深具特色的主題。

在新世紀以來的“回歸書寫”中,因為賭權開放導致的社會面貌巨變,使澳門文壇湧現了許多“懷舊記憶”的題材,並在頻頻回顧中展開對城市未來想像的“我城書寫”。這兩個澳門文學寫作的新趨向,共同建構出新世紀以來澳門文學最具特色的審

[收稿日期]2017-12-04

[作者簡介]張堂錡,台灣政治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美格局與文化魅力。

二、懷舊記憶：澳門文學題材的深化與轉向

新世紀以來，澳門文學在書寫題材上最大的特色就是懷舊記憶的深化與全面。回歸以前，澳門除了賭業一枝獨秀，其他的社會建設、文化氛圍、經濟發展都相對滯後，當時的文學作品很少出現對往昔的追憶與念舊情懷，而是渴望改變，渴望與世界同步接軌，渴望躋身於現代繁榮都市之列。“向前看”要比“向後看”來得重要且必須。回歸之後，澳門迅速脫胎換骨，整個城市面貌幡然一新。澳門作家林玉鳳對回歸十年來的成就與發展有以下的總結：

那澳門過去的十年，有什麼是獨特得足以讓我們明白那來之不易的十年的？

首先，過去十年，其實是澳門人歷史上少有的團結十年。因為回歸，我們曾經非常的團結，準備好回歸以後社會出現的一切變革以迎接更美好的明天。可是，我們沒有利用這種團結，針對最需要民間支持去進行的公共行政改革和公務員體系改革，令這個“自己人”政府因為舊問題沒有完全解決而新問題又層出不窮的情況下，最終落得面對部分比回歸前更嚴重的批評。……

其次，過去十年，是澳門人歷史上少有的自信的十年。因為澳門歷史城區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澳門人出現了少見的高漲的身分認同，澳門人流露了少有的文化自信，我們沒有利用這種認同和自信，好好發展需以此為基礎的文化產業，以為產業多元化打好基礎，為我們下一代提供更多元化的人生選擇。……

再次，過去十年，是澳門人歷史上少有的富有的十年。因為博彩業開放，流入澳門的外來資金數以千萬億計，政府稅收以倍速增加，可是，我們沒有好好利用這些快速增長的財富，建立更制度化的財富分配機制……^[2]

雖然有批判，也有質疑，但她指出的團結、自信、富有，基本上還是符合新世紀以來澳門發展的現實及澳門人的真實感受。特別是和同樣回歸的香港相比，澳門人有著前所未有的自豪感，李廷燊說“不

少香港人內地人外國人爭相來澳門做工賺錢，真可謂‘風水輪流轉’。”^[3]亮晴對澳門這顆“南海明珠”越來越燦爛的成就也驕傲地說“澳門回歸祖國了，賭權跟著開放了，在特區政府及全體居民的努力下，澳門經濟一日千里，飛躍發展，人人有工作，收入升高，工資迅速與香港看齊。許多去香港打工的澳門人及香港的居民，紛紛倒回澳門打工，正所謂十年河東，十年河西。據說有的大地盤，香港居民勞工就有上百。”^[4]還有人以“奇蹟”來形容回歸之後的澳門：“人們常說：太陽底下無新事——香港地澳門街，從來只有澳門人到香港搵生計；回歸十年後的奇觀之一，就是香港人排隊再當澳門人。”^[5]

然而，賭權的全面開放，國際資本的大量湧入，各式娛樂場如雨後春筍般紛紛開張，甚至鋪成了一條讓人目不暇給的金光大道，澳門一時間成了紙醉金迷、花紅柳綠的不夜城。林玉鳳以具體的數據分析澳門賭業的“盛況”：

2002年，澳門15至29歲的青年人口是99,847人，當年全澳有11家賭場，808部角子機，339張賭桌。如果我們將這些博彩業發展所增加的賭博設施攤分給每一個青少年，2002年的時候，他們每九千人之間有一家賭場，每一千人有8.09台角子機和3.40張賭桌。到了2008年，澳門15至29歲的青年人口是139,200，賭場增加到28家，增幅是一點五倍，每四千九百多人之間就有一家賭場，每一千人有97.36台角子機和30.97張賭桌，在15至29歲的青年人口增加四成的同時，角子機和賭桌的每千人台數和張數，增幅分別是十二倍和九倍。^[6]

她感慨地說，一覺醒來，發現自己已然置身於拉斯維加斯賭城，而不是澳門這個小城了。

曾經熟悉的小城不再，街道上車如流水、人如潮湧，老建築消失，老行業式微，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互動日漸疏離，全球化浪潮衝擊下，澳門的“都市性”取代了過去的“家園感”，於是而有了新世紀以來的懷舊風潮。曾經喧囂塵上的“向前看”口號，突然轉向了“向後看”的悠悠情思。李展鵬認為“人情味”的消失是導致這股懷舊風潮的關鍵：

如果問：這十年來澳門人失去了什麼？答案肯定少不了以下一樣：人情味。賭權開放後，城市高速發展，人口變得混雜，社會趨向功利，當雜貨舖換成連鎖便利店，當街坊小店一間一間結業，很多人都在哀悼人情味的消失。一下子，“人情味”三個字成了逝去的美好澳門的代表，更彷彿成了人類社會的最高理想。懷念曾經的人情味，不只專屬於老餅一代，就連年輕人都加入懷舊大軍。^[7]

沒有人情，城市失去了溫暖與幸福的連結。然而，懷舊情緒表面上是世態人情的緬懷與珍惜，其實根本上是對現狀的不滿。澳門人並不留戀過去的殖民時代，那麼新世紀以來前所未有的懷舊風潮究竟意有何指？李展鵬的看法是“過去的澳門不一定真的很美好，但為了表示對現在的不滿，我們不遺餘力地回望過去。如果懷舊就是鄉愁，那麼澳門人的原鄉就是賭權開放前的澳門；而那個澳門，由於不斷被美化，其原貌已是模糊不清。”在混雜著政治意識與選擇性記憶下，懷舊風的複雜性與弔詭性顯然不只是一種情緒的簡單投射而已。

因為懷舊，澳門作家開始思考澳門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不斷穿梭於歷史、文化、地景之中，尋找屬於本土的認同，形塑屬於自身的記憶與城市的形象。因為懷舊，他們的文字多了較以往更為細膩的抒情，和更為深沈的感喟，“澳門情懷”的集體流露因此成為新世紀以來澳門文學普遍而真誠的審美特徵。例如：

什麼是“澳門”？這個問題的答案也許就隱藏在某位本地作家的一篇小說或詩作裡，也許就塗抹在某位本地畫家的一幅作品裡，或者，縈繞在某支本土原創歌曲的旋律中，也許，藏身在某張城市舊照片或某場本土舞台演出的影像裡……細碎的片段，既拼湊起這座城市的過去，也凝固起一代又一代澳門人的記憶。^[9]

看到燈塔，我們就認得出澳門，叫得出澳門的名字。我們只是擔心，有一天，我們認不出自己的城市，叫不出它的名字。那情形就像，很多

現代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忘了自我，忘了自己的名字，被異化(Alienation)。就像我坐車從舊大橋回澳門，那些金光閃閃的霓虹燈看來陌生又詭異，常叫我忘了身在何方，甚至忘了自己是誰。你叫什麼名字？你的城市叫什麼名字？誰為我們命名？這個人類的最基本問題，跟城市空間有千頭萬緒的關係。^[10]

我們其實最值得驕傲的，是那份漁村小鎮人民的純真熱情，在過去那麼多年，一直與五光十色的繁華共存。那些夢幻的超現實的時空轉換，正是澳門的美妙之處。^[11]

猶記二十年前，曾在夜裡的西灣散步。那時的西灣很美，大榕樹下走過，風一陣陣從海上吹來，南國的夜裡，月兒彎彎在頭上，海就在旁邊，路就在旁邊，老樹就在旁邊。現在想起來，確如一個夢境。澳門變了，她已經不再是二十年前的那個澳門了。發展是必然的，社會一定是往前走的。只是有時候，仍會懷念起西灣的老榕樹，想念澳門曾經有過的寧靜和淡然，以及那份曾經暖過我這個異鄉人的脈脈溫情。^[12]

類此的例子還有很多。在曾經享受過小城與世無爭的寧靜時光的人眼中，澳門今日趕上(甚至超越)全球化、資本化、流動化的巨變，有著讓人不得不接受的無奈。然而，時代前進的腳步既不會停止，回到過去只能是一種烏托邦的幻想，對澳門作家而言，他們其實也心中了然。

三、我城書寫：澳門文學主題的開拓與想像

從“懷舊書寫”到“我城書寫”，是新世紀以來澳門文學發展的一次開拓與成長。

在“我城”意識抬頭之前，澳門一直給人“浮城”的形象，這一方面源於人心浮動的博彩業，另一方面則和葡萄牙四百年來的管治和殖民有關。東西方交會的歷史機遇，讓澳門有了文化上的獨特魅力和歷史遺跡，但同時也蒙上了一層尷尬、模糊與不確定的色彩。在回歸之前，澳門是一個等待“回家”的“遊

子”。1925年，詩人聞一多以充滿愛國的激情創作了《澳門》一詩，詩中寫道“三百年來夢寐不忘的生母啊！請叫兒的乳名，叫我一聲‘澳門’！母親！我要回來，母親！”^[13]對於澳門回歸中國的民族情感強烈而直接，儘管聞一多的創作並非在澳門，民族主義的情緒也只是一種想像，但面臨異國的統治、祖國的呼喚，夾處其間的澳門確實有著極其複雜而難言的處境。可以說，直到1999年政權交接之際，澳門的“浮城”形象始終在作家心中起伏飄盪。

澳門知名的詩人懿靈，寫於1987年的詩《流動島》中，對於澳門的未來語帶感傷地寫道“路旁的小販／叫國術館的小獅做澳門／因為獅比城更美／而城將喪失全部人口／或者將生命寫到獅身上／揚威他方／舉頭只見／無巢的樑上／燕子掠過／流動的水和島上／無數慌張的眼神／描繪著海浪的淚痕。”^[14]暗喻澳門前途未卜的命運，回歸後儘管“揚威他方”，但付出的代價可能是“喪失全部人口”，屆時將成為“無巢”的燕子，慌張地飛過流動的島上。詩句道出了澳門命運懸而不決的狀態，無處可逃的焦慮感，“浮城”的隱喻飄盪在沒有希望的字裡行間。

二十年之後，年輕的詩人袁紹珊面對回歸後的澳門，以一種平靜但隱含悲憤的口吻感慨道“這個年頭，已經是個／太平盛世了／城市再沒有暴亂、傳染病和革命軍／我們卻需要不停地流亡／像一頭羊／流亡只為了一口沒農藥的草。”^[15]不管是“流動”還是“流亡”，都象徵著無根、不安，在詩人眼中，澳門成了一座漂浮的城，任何風吹草動都會帶來深重的驚懼感。

表面上，澳門曾經的“漂浮”在回歸之後已經不再是個令人焦慮的議題，但隨之而來的人心“浮動”、社會“浮躁”，並沒有讓澳門人在新世紀、新發展中有新生活的幸福感。作家程文在《澳門，你快樂嗎？》一文中就提出這樣的質疑：

政府雖然年年派錢，居民依舊日日罵官，只因這城市怨氣太重：GDP高，物價也高，樓價更高，賭場多，外勞也多，遊客更多，塞車塞人寸步難行，喧鬧浮躁，被擠出全國宜居城市份屬理所當然，最諷刺的是，整個城市在朝在野一天到晚都把建立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掛在嘴邊。

從前，閒散澳門，雖窮但快樂。

今天，澳門，你快樂嗎？^[16]

澳門的“不快樂”，仍和過度發展的博彩業有關，“賭城”與“浮城”二合一地主導了澳門人的情緒與思想。

從賭城、浮城到我城，是一段艱難曲折的歷程。如上所述，回歸至今，賭權的開放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賭收屢創高峰，使澳門經濟突飛猛進，澳門政府推出現金分享計畫，更令人艷羨。加上自由行開放政策，訪澳旅客每年已超過二千萬，帶來龐大的人潮與金錢。2005年澳門歷史城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使得今日澳門在經濟、社會、文化上都有了迥異以往的飛躍變化。這十七年來的變化應該是澳門發展最迅速的階段。如同許多澳門人心中的渴望“改變”，現在的澳門已經回不去昔日小城的寧靜、平淡與悠閒，取而代之的是擁擠、浮躁、喧囂與緊張。表面上，澳門擁有的愈來愈多，但看在澳門作家的眼中，失去的恐怕更多。作家白海豚在《得失十年間》一文中就對澳門今日歌舞昇平、人潮如鯽的現象反思道：

我們小時候的澳門到了哪裡？這些原本屬於我們的小食店、廣場、教堂、各類本地店鋪，今天卻變得愈來愈陌生。繁華間，我們得到些什麼？時下的澳門人，衣著打扮更前衛，但這到底是物質化了，還是生活上真的改善了？撲天蓋地的豪宅，但裡面所住的是幸福澳門家庭，亦或只是來投資移民的匆匆過客？文化遺產，是反映澳門人過去的成就嗎？但看來似是為遊客拍照而設的景觀布景板而已。這十年，風起雲湧，澳門的改變大家有目共睹。……外間的人也聚焦在這澳門十年史中，彷彿這小城就只得十年的歷史。我的澳門有四百多年歷史，可是這十年間的巨變卻使我的家鄉成了我的故鄉，我再尋找不到童年時的澳門。對，澳門理應要發展，只是沒想到變得太快，一時間我們喘不過氣來。^[17]

將回歸十年來的變化以“巨變”來形容，甚至感

傷地認為“家鄉”已經成了“故鄉”，這樣的感受在新世紀以來的文學中已經有所反映和思考。

身為澳門作家，以文學來描述／對抗五光十色的社會現實，讓生命飛翔的自由不會被囚禁、扼殺，成為他們被動的選擇，而這樣的選擇來自他們對小城的愛，對歷史的尊重。年輕小說家呂志鵬獲得第三屆澳門中篇小說獎的作品《傳承》，就是試圖“回歸我城”的代表作。故事中的主角姚思親，因為與父親疏離，加上對三代祖業的衣紙祭品店鋪“興隆祥”缺乏認識與情感，因此在父親過世後，一直想說服母親將店鋪售出以作其他發展，在加拿大讀書回到澳門後，更與跨國企業公司合作，想說服街坊將店鋪賣掉以重新開發。但就在母親病逝、街坊意見不一的情況下開始改變想法，並在了解父母守住店鋪的真實動機後，決定保留老街的特色，從文化角度將傳統店鋪創新。結尾因為紙的來源出現問題收到律師信，因而體會到要為老街做點事，最好的方式還是讓老店維持原貌，於是他接下了父母留給他的店鋪。小說題為“傳承”其意在此。

小說一開頭，藉著飛機上的一段對話道出了外人對澳門的印象：

澳門是一座小城，卻因為賭博而成了舉世聞名的旅遊地，當我坐上澳門航空的飛機飛回澳門時，左右都坐滿了觀光團的人，而我身旁應該就是其中一個，這是從她所帶的胸牌知道的。她氣場很大，頗有壓迫感，大概是源於身材的碩大，當然她的熱情還是值得肯定的，見我隻身一人，便不理會我原來望著窗外白雲發呆的興致，馬上靠過來與我閒聊：“去澳門，一就是去賭場，要不就跑世遺，其他就沒有什麼好玩了，那地方太小了，一個巴掌大小，實在留不得人。過境還差不多。”^{[18]P7}

作者在接下來的敘述中，讓香燭店、打鐵店、木雕店、茶莊、山貨、果欄、皮號、醬店、髮店、補鞋檔一一上場，但主人公姚思親的感覺卻是“像極時光倒流的存在”，變幻且荒涼。面對三代祖傳的香燭店，姚思親毫無承接的意願，只想趁高價賣掉好轉投資。但這樣的疏離與抗拒，到後來終於有所領悟，將香燭

店掛上“永恆？愛”的新招牌，對各種紙札香燭加以改良設計，並發起“傳承？愛——澳門舊街文化日”活動，說服街坊鄰居，讓老街重新出發，讓城市發展與文化傳承共存共榮。小說中，姚思親接受記者採訪的一段話，清楚表達了作者對老店價值的看法：

“老店最珍貴也是最可惜的地方，就是他是有期限的。在有限存在的日子裡，消失之前應該要有屬於他自己的色彩，而所謂的新店，要注意和堅持的是紅色依然紅色，白色依然是白色，但我們實不應畫地為牢，拘泥於豔紅還是淡紅，青白還是米白，若然一成不變的話，最終只會被社會和時代的巨輪淘汰。”

“最後你可以用簡單的一句話概括整項活動的主旨嗎？”

“我想就是傳承”^{[18]P160}

與時俱進，老店新生，在傳承中發展，這是新世紀以來對澳門我城書寫的一個核心精神。無懼於賭城形象的日益巨大，也不再沈湎於浮城想像的虛無，回到“我城”的土地情懷成了澳門作家面對新世紀的一種不得不的選擇。

如果說“懷舊書寫”著眼於迷戀過去，那麼“我城書寫”則主要關心過去與此時此刻的關連。透過對歷史的重新定義和解釋，對小城空間變化的凝視與思考，對社會、人情的討論與批判，“我城書寫”在新世紀以來不論質量都有令人驚艷的表現。

詩人姚京明在獲得第11屆澳門文學獎散文組冠軍的作品《鏡海戀歌》中，以觀音像、關關、內港、大砲台、鄭家大屋、大三巴哪吒廟、主教山、白鴿巢公園、峰景酒店、路環聖方濟各堂、亞婆井等11處澳門知名的景點為題，一一抒寫寄懷，既有對現狀的困惑，如《關關》中提到“現在，關關內外都是我的祖國，但我依舊要過關……”在《亞婆井》中也有對小城不渝的愛：“飲一口亞婆井的水，從此我們會像水一樣念念不忘彼此，我們會像水一樣愛著這座城市。即使身在五湖四海，我們也會歸來。”^[19]歷史、地理、人情交織而成的家園意識充分展現；呂志鵬的長詩《世遺風景》也採同樣的手法，敘述對列入世遺的古蹟建築的歷史感觸與現實聯想，包括媽閣廟、亞婆井前地、港務局大樓、

聖老楞佐教堂、聖若瑟修院大樓及聖堂、民政總署大樓、議事亭前地、東望洋燈塔、大三巴牌坊等，他最後的體悟“一座建築到底能有多少過去？／最後／我開始明白／那是時間的距離”^[20]道盡了澳門作家對歷史、城市滄桑的不捨與不棄。

至於從 2008 年開始、每三年一屆的澳門中篇小說獎，以講述澳門故事、推動澳門本土文學發展為宗旨，至今已經出版了 16 部，其中有些堪稱典型的“我城書寫”。例如第 1 屆獲獎的《蓮花之後》，作者初歌今描寫幾對澳門年輕人複雜的感情糾葛，以許子建為中心，敘述他和幾名女子格麗斯、阿米、楊冬、齊琪的多角關係，穿插其他幾對年輕人的愛與愁，場景在澳門與珠海，具鮮明的地域色彩。故事中的人物有土生族群，也有新移民，涉及了不同背景下澳門人的情感與城市意識。何貞的《澳門來兮》獲得第 2 屆入選，是以偷渡客小青、田雨為主的愛情故事，周旋在土生威廉、秦老師和小薇、建新之間，譜出了一曲複雜的生命戀歌。在秦老師的照顧下，偷渡者小青在港務工作站穩腳步，做了經理，男友建新也偷渡來澳，彼此間有生疏與掙扎；被丈夫拋棄、獨立撫養女兒立春的田雨，最終獨立自信，贏得大學教授威廉的愛，而小薇赴美求學。作者在小說中傾注了對澳門城市與美好人性的情感擁抱，人物的成長緊緊嵌合在澳門的時代架構裡。還有水月的《回首》（第 2 屆）、太皮的《綠氈上的囚徒》（第 2 屆）都是具有人性寫真、文化反思的作品，對澳門的歷史與人情有著屬於澳門人自身的觀察與追尋，其中透顯的本土意識與家園敘述，回歸以來社會、人情的微妙改變，已然成為新世紀澳門文學轉型發展的重要見證。^[21]

回歸之前，澳門的殖民歷史與前途未定，使“浮城”的形象也在作品中有所反映，游移不定帶來的主體性喪失，過度博彩化帶來的理想性喪失，即使是回歸之後，“浮城”意識依然盤旋在澳門作家的心中。令人欣慰的是，回歸之後，出現了一批書寫澳門命運、刻畫澳門歷史、描繪澳門文化的作品，“我城”意識逐漸抬頭，對土地的情感不再疏離冷漠，取而代之

之的是願意正視小城的歷史發展，珍視自身的文化傳統，這樣的寫作姿態儘管看來渺小、孤單，但它所象徵的生命存在感與生活理想性，使這些“我城”書寫有了別具意義的重大價值。

四、結語

筆者在 2001 年擔任第 4 屆澳門文學獎評審時就提到“作為澳門最具代表性的文學獎，我們盼望能看到屬於澳門獨有特色的探掘與反映之作，例如殖民期間的各種複雜關係，華人、葡人、土生之間，祖國、本地回歸等時代議題、重大事件，種族衝突與融合等，這些正是澳門文學在世界華文文學中可以凸顯的特色之一。……這正是澳門作家創造澳門文學的挑戰，也是責無旁貸的使命，不是嗎？設若自己都不能、不願去面對、處理澳門文化或歷史的相關題材，而企望‘外人’來關心、寫作這方面的作品，只怕是緣木求魚。”^[22]回歸之後，澳門作家在這方面已經有所覺醒，也初步作了一些可貴的嘗試，本文正是希望能勾勒出他們努力的痕跡與從中表現出的澳門形象與想像。

回歸初期，我們看到有些作品描寫離開澳門、前往他方發展的情節，如第 2 屆（1995 年）澳門文學獎散文類亞軍的《莫道秋江離別難，舟船明日是長安》，作者蘇潔敘述十年前來澳門的“你”，決定往外闖蕩，和“我”有了以下的對話：

你來向我道別，決定要往外闖一闖。

我說，澳門也有孕育成功的溫床。

你說，這裡太小，發展受到障礙。

我說，她回歸在望，將會融入更廣闊的市場。^[23]

當時對回歸的期盼和想像，是否正如作者“我”在文末所相信的“這裡有美好的明天，我要在這裡印證輝煌”？透過後來許多回歸書寫的作品，應該已經有了明朗的答案。

【參考文獻】

[1] 林克倫. 鄉土教育改革 澳門尋回本土歷史 [N]. 台北: 中國時報版 2010-04-19 (A14).

[2] 林玉鳳. 澳門有幾個這樣的十年 [A]. 澳門一覺醒來在拉城

[C]. 澳門: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13. 147.

[3] 李廷燦. 感受不同的澳門 [A]. 黃文輝編. 回歸紀情 [C]. 澳門: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10. 65.

知道自己哭了,却不停地对自己说“我没有哭”,这样的弱者的可怜处境令人心痛、心酸。在卖蒜薹的途中,农民们不止一次地被强制征收各种杂七杂八稀奇古怪的税款,没有钱就只能用蒜薹抵。小说中这种连农民赖以养家糊口的基本生活资料都剥夺的行为以及农民们不得已用蒜薹抵税款的情形,令读者深切地感受到农民的无奈和痛苦。

结语

批判性话语分析作为一种语言学思潮和话语分析方法,注重考查文本和社会历史的关系,从社会历史背景的角度分析对象文本,有助于把文学作品和

社会历史联系起来,增强作品社会意义的表述,引导读者关注文学作品的社会价值。

运用现代批评方法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研究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和意义,尤其是选择合适的对象进行分析研究,会有许多新的发现。用批判性话语分析方法分析研究莫言的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可以发现其不仅具有审美艺术价值,而且具有较强的思想性、批判性。而一些现代批评方法在文学作品评论和分析研究中的运用仍不充分,其作用和意义仍有待开掘。在分析研究文学作品的时候,不妨多考虑尝试用现代批评方法来进行分析研究,也许会发现新天地,取得新收获。

【参考文献】

- [1]陈中竺. 批评语言学评述[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5 (1).
- [2]纪玉华. 批评性话语分析: 理论与方法[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3).
- [3]HALLIDAY, M. A. K.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M]. 2nd edn.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4.
- [4]FAIRCLOUGH, N. Media Discourse [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5.
- [5]FOWLER, R. Language in the News: Discourse and Ideology in the Press [M]. London: Routledge, 1991.
- [6]莫言. 天堂蒜薹之歌[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2.
- [7]莫言. 欢乐[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0.
- [8]戴炜华. 语篇分析中的语言分析和篇际分析[J]. 外国语, 2000, (1).
- [9]辛斌. 批评语言学与英语新闻语篇的批评性分析[J]. 外语教学 2000 (4).
- [10]莫言. 蛙[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
- [11]张学军. 《天堂蒜薹之歌》的叙事结构[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2014 (3): 22.
- [12]FAIRCLOUGH, N. & WODAK, R.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 In T. VAN DIJK (ed.) Discourse as Social Interaction [C]. London: Sage, 1997.
- [13]莫言. 用耳朵阅读[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 283.
- [14]莫言. 碎语文学[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 132.

【责任编辑: 王雪炎】

(上接 53 页)

- [4]亮晴. 南海明珠越来越灿烂[A]. 回歸紀情[C]. 澳門: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10. 122.
- [5]花語. 發生奇蹟的地方[A]. 回歸紀情[C]. 澳門: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10. 175.
- [6]林玉鳳. 當日發展時, 我們曾經忘記了他們[A]. 澳門一覺醒來在拉城澳門: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13. 123.
- [7]李展鵬. 重新檢視人情味[A]. 在世界邊緣遇見澳門[C]. 澳門: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13. 79.
- [8]李展鵬. 懷舊, 是一種政治意識[A]. 在世界邊緣遇見澳門[C]. 澳門: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13. 66.
- [9]李爾. 我心中的圖書館[A]. 有感爾發[C]. 澳門: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12. 95.
- [10]李展鵬. 你(的城市)叫什麼名字? [A]. 在世界邊緣遇見澳門[C]. 澳門: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13. 55.
- [11]陸奧雷. 消逝光陰中的城市之魂[A]. 摩天輪的幻象生活[C]. 澳門: 澳門故事協會 2013. 207.
- [12]谷雨. 我與澳門[A]. 回歸紀情[C]. 澳門: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10. 24.
- [13]聞一多. 七子之歌. 澳門[A]. 見藍棣之編. 聞一多詩全編[C]. 杭州: 浙江文藝出版社, 1995. 196.
- [14]懿靈. 流動島[A]. 流動島[C]. 香港: 詩坊, 1990. 35.

- [15]袁紹珊. 太平盛世的形上流亡[A]. 原收入 2008 年香港 kubrick 出版的《太平盛世的形上流亡》, 引自袁紹珊. 流民之歌[C].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4. 9.
- [16]程文. 澳門, 你快樂嗎? [A]. 我城我書[C].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5. 176.
- [17]白海豚. 得·失·十年間[A]. 見黃文輝主編. 回歸紀情[C]. 澳門: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10. 161, 162.
- [18]呂志鵬. 傳承[A]. 傳承[C]. 澳門: 澳門故事協會 2015.
- [19]姚京明. 鏡海戀歌[A]. 鄧家禮主編. 第 11 屆澳門文學獎得獎作品文集[C]. 澳門: 澳門筆會出版 2016. 263, 267.
- [20]呂志鵬. 世遺風景[A]. 掙扎[C].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5. 200.
- [21]澳門小說中典型的「我城書寫」作品還有鄧曉炯的《浮城》, 呂志鵬的《傳承》、《小店》, 梅仲明的《逐夢者的天空》等。筆者已另撰一文《浮城/我城: 從澳門小說看回歸後澳門形象的變與不變》(台北《政大中文學報》第 25 期, 2016 年 6 月) 此不贅述。
- [22]張堂錡. 聽見花開的聲音——第 4 屆澳門文學獎小說作品觀察[A]. 跨越邊界: 現代中文文學研究論叢 I [C].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2002. 68.
- [23]蘇潔. 莫道秋江離別難, 舟船明日是長安[A]. 見吳志良、李鵬翥主編. 澳門文學獎十屆得獎文集[C]. 澳門: 澳門基金會 2014. 55.

【责任编辑: 王雪炎】